

道傳萬里 慈遍人間

採訪
整理 張尚瑩

前言：難得機緣，荷蘭陶劍華點傳師、法國林蔭慈、劉美英點傳師及陳嘉凌辦事人才回來台灣作五天的訪問，目睹殊勝大道場、瞻仰老前人大德，心理的濡慕之情溢於言表，看到忠恕道院的道親都很熱心，也見到台灣道親的發心，感受良多，並與讀者諸君分享了國外開荒的甘苦，且聽他們娓娓道來。

台灣人才濟濟 辦道齊心戮力

記者（以下簡稱記）：今日很

林：老前人慈悲，點傳師安

高興訪問到諸位前賢，此行來台灣的目的？感受如何？

林蔭慈點傳師（以下簡稱

排下，來學習台灣辦道的狀況，尤其是在培訓班、兒童班、冬夏令營等等的情况，將台灣道場文化，有適合在歐洲

人物特訪



於忠恕道院與老前人、前人、點傳師們合影。

派上用場的能夠帶回去，在當地培訓人才，就地運作。短短五天的行程很緊湊，感受台灣道場氣氛很融合、融洽，像兄弟姐妹一樣不分彼此，很值得我們去學習。

陶劍華點傳師（以下簡稱陶）：此行特地參觀很有特色的鶯歌陶瓷老街、陶瓷博物館、天德堂、忠恕學院中壢分部開班情形、走訪先天道院，一直知道台灣的道場很大，親身來到才可以大開眼界，更加覺得自己的渺小！感受大家都很齊心，整體氣氛都很好，各方面人才濟濟，令我們相當羨慕，如果國外也有這樣的人才，對道務的推展一定有更長足的進步。

感念慈正天君 拓展歐洲道務

記：氣質出眾，威儀萬千的陶劍華點傳師，常駐在荷蘭，請您談談開荒歐洲道場的因緣？

陶：一九七八年（民國六十七年）起，蕭連娣點傳師於荷蘭（乃美勤市）的家，蘇老前人——慈正天君，見到荷蘭環境絕佳，而其住處也有空間，於是就設立「池氏家壇」，至今已二十三年光陰了！

蕭點傳師並不識字，僅憑著她一點誠心，四處尋找有緣人，以自製的素食腸粉、點心等與人結緣，並做點小生意營生，也可以支持中堂開銷。而從「西」去的點傳師們則以「旅遊觀光」名義來辦道。頭五年渡了約二百人，因為家堂看起來較不起眼，不容易讓人對道生發信心，所以渡人也很辛苦。直到一九八一年，歐洲第一間公堂「珠光堂」於荷蘭海

牙成立，黃美華點傳師也接續歐洲道務的開創，有了公共中堂，道親漸漸發心，於是慢慢地也有了超光堂、敦光堂、英光堂、欽光堂、志光堂、瑜光堂、欣光堂等的開設，也漸漸地開展歐洲的道務。

立愿開荒 「比里巴拉」學法文

記：虔誠又慈悲的林蔭慈點傳師，常駐在法國，談談開荒法國的因緣？

林：一開始後學到法國，發現自己會的英文（世界共通語言）完全派不上用場，頓時覺得自己又盲又聾又啞。有一次打電話給道親，她的女兒對普通話（中文）會聽卻不會講，後學問她：「你爸爸不在家？」答：「比里巴拉！」（法文）我說：「沒有啊！我沒有比里

巴拉講不停呀！」後來才知「比里巴拉」意思是他不在家」。這個故事就教訓後學：一定要學一點法文，不然的話就「比里巴拉」了（眾人莞爾一笑！）。

當初是移民立愿要開荒的，影響後學最大最深的是蘇老前人，為了報答天恩師德、老前人栽培的恩典，立下這個志願到外國開荒，相信這是所有老前人們的心願。最令後學

難忘的是，到後來老前人病了，後學在醫院照顧他一段時期，真是感慨良多，老前人有那麼多的後學，但是他住的病床還是最便宜的三等床位，一位大德的老前人，開辦了那麼多的道場，並不是沒有錢，後學們也是很樂意給他住頭等房，但他一一拒絕，這就是我們修道人的榜樣，所以後學立下志願一定要做一點事情，蘇

老前人歸了以後，朱老前人交代後學，有機會就到外國開荒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去的，第一站先去荷蘭，跟著蕭連娣老師幫忙申請過去的，抱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理，一開始闖得焦頭爛額，甚麼都不懂，現在是上天慈悲，漸入佳境。

後來又派後學去法國開荒，一九九三年十月，開設基礎道場第一間講堂「瑾光堂」（在巴黎市郊，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），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九日，進駐巴黎市區開設第二間講堂「霖光堂」，由張老前人親臨開光，法國道親很有福氣，「霖光堂」交通方便，講堂寬敞，更適合道親研修。記：請介紹歐洲的道務情況如何？這幾年來法國道務情況如何？



人物特訪

林：移民到歐洲的中國人，來自亞洲人很多（東南亞的英之三島：柬埔寨、越南、寮國，還有印度半島、泰國、馬來西亞的許多華人也在這裡），其中有許多是經過越戰的戰亂過來的，來到西方世界，接觸到西方文明，大多有自己的想法，在法國使用的語言很多種，英文在歐洲不是很通用，德語稍可行得通，開班時求老中慈悲，幸好普通話是相通的，法國人不多，開荒八、九年來，法國人求道不過二、三十個左右。

道務主要是在巴黎，巴黎的人口佔全法國的五分之一，我們在每星期天開大班講道理，在法國有台灣辦事處提供免費書本給開中文班的機構，針對兒童我們就開中文班，教他們學習中文，有機會將中華文化在當地推展。



林蔭慈、陶劍華、劉美英點傳師及陳嘉凌辦事人員，（由右而左）合攝於會客室。

記：您使用法國話的機會？當地風俗特性和對宗教信仰的看法？

林：有啦！很多當地生長的孩子不懂普通話，還是要用法文來帶動，這時就需要靠翻譯了！尤其是越南人、金邊人求道時，講述三寶就要用他們當地的語言來翻譯，又如浙江溫州人移民去法國，求道時也是要用溫州話翻譯，這麼多不同種族的原佛子來到法國，等著我們去成全，真的要靠天恩師德。

法國有太多不同國家的各種宗教寺廟，日本、寮國、越南、泰國、中國等，在當地的亞洲人對這許多不同的佛堂並不覺有什麼特別，在思維上，又有原先的一些信仰，拜佛、念經、信菩薩、信仰一些本土神祇。大道寶貴，他們並不容易體會，一貫道不同於一般寺



廟的禮佛方式，不隨便讓他們插香，又不能求籤，無形中他們更是覺得古裡古怪。

由於南亞洲是屬於南傳佛教，他們的和尚是肉食，碰到我們吃齋，更是覺得奇怪，尤其當地物質享受很高，成全他們吃素真是不容易，所以全世界統計：法國人得胃病的最少，因為他們吃的最享受，差不多二小時吃一餐，還有，法國餐在世界也是很有名的，生活水平很高，福利也是全歐洲第二好的，世界上的人覺得法國很浪漫（花都），浪漫到極點，很懂得享受，這樣的情況下，要請他們和道結緣是比較困難的，修道就是要除去多餘的享受，法國人比較不容易接受。

眾生難渡誓願渡
一切是上天恩典



風車是荷蘭特有的景色之一。

記：道務的成長如何？開荒多年的感受？
林：一切都靠天恩師德，努力渡人和成全，互相鼓勵，「眾生難渡誓願渡」一定是很努力的了！各組線中堂也相當多，

但規模不是太大，但世俗人的眼光都是要看大廟，一般都是比較迷誠（迷信的誠心），所以對一貫道場不是覺得太吸引他們，尤其是英屬三島這邊的人。

對於旅居當地的法國華人道親，初次接觸聊天，所談的話題大多具有挑戰性，例如：你的天命是由哪裡來？中堂的經費由何處籌措？……等較直接、尖銳的問題。想要借法文的翻譯，方便西方世界了解大道、道義，曾到書店找相關的翻譯書，但似乎不多，這一方面還是有待努力的。

移民知識水準和背景比較好，也有一些是逃難來的，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很誠心了，為什麼還有這種遭遇呢？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能夠常常來中堂的道親已經是非常難得了，他們的根基很好，會來中堂聽道、

人物特訪

修行、吃素、作無畏施，這在法國其他宗教信仰來說，相對是非常難得。這一切都是天恩師德，人是很渺小的，任你有多大的才幹、多少的錢財，辦道務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，是上天的恩典，這是開荒多年來

的感受。
記：在法國除了班期外，是否舉辦一些特別的活動？

林：一九九九年舉辦了懺悔班、法會，還有每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（法國的國教是天主教）雖是不同宗教，大家互相學習。夏天就辦一些戶外活動，今年就辦了兩次，一次是到「水上教堂」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），另一次是在大公園辦闔家聯歡活動，道親們聯絡感情。盡量培養當地辦事人才、各方也有很多前賢、同修去法國協助推動道務。

此次同行的陳嘉凌辦事人

才普通話也是講的相當好，法文更是流利，講堂中許多文件，尤其是市政府的信件都是由她幫忙處理，幸好有這些辦事人才的協助，道務推動才能順利。

齊家修辦 領命以赴

記：請教劉美英點傳師，談談求道因緣、修道的歷程，以及這次是什麼樣的機緣回來領命，在道務上更進一步的幫辦？

劉美英點傳師（以下簡稱劉）：（廣東話發音，由陶劍華點傳師翻譯）一開始並非很誠心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朋友帶我到中堂去吃一餐齋，拜拜，並沒有想要求道，物慾心很重，喜歡遊樂，從來沒有想到會走上這條修道之路，但是

引保師還是努力的渡我，第二次（一九九五年）我就求道了！

林（補充）：在法國，第一次來中堂的人通常都不會求道，第二、三、四次，有時候十來次也不求道的，疑心還是很大，覺得有束縛，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行，所以劉點傳師第二次就求道，已經算是非常難得。

劉：那時就開始慢慢接近中堂了！星期天有空就盡量去聽道，我的先生（現在是瑾光堂壇主）先發心接近道場，且經他多方成全、鼓勵慈悲，而後我才跟進，連同兩個女兒（十六、七歲，尚在求學中）一起也愛上了跑中堂，真是感恩！
陶（補充）：一家四口人都已經清口了，星期日就駐守在瑾光堂，全家人都非常發心，把中堂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庭，

兩夫妻都很齊心。兩個女兒把年輕人好玩的心帶進中堂去，帶動力是相對存在的，這對青少年道務推展有幫助。

記：這次回來領命的因緣？

陶（補充）：這完全是上天的慈悲，事先完全不知情，只是抱著一個心，主要是希望拜見、探望老前人，因為在三年前見過老前人之後，一直到現在非常想念他老，二來也是希望來台灣大開眼界，看看我們的道場，三來也是看上天安排，這次萬事都很順利，上天的恩典，也很高興看到老前人的精神奕奕。

林（補充）：在拜見老前人時提起，因在法國有兩間中堂，尤其是在農曆新年時，只有一位點傳師在辦道，兩頭跑實在忙不過來，民眾不見點傳師在場，就會到別的廟去了（因為當地的習俗是：大家都會在新

年第一個時辰「子時」趕赴很多廟宇拜拜祈福），因此錯失求道機會，希望能增加點傳師，剛好劉點傳師是我們心目中的人才之一，就在老前人問起時，向他老推薦，就這樣因緣聚合，當下決定放命給劉點傳師。

記：接到「點傳師」神聖天職，老前人賦予您這樣重責大任，心中的感受如何？

劉：上天慈悲！感謝點傳師慈悲成全！很感激！後學把中堂當作自己的家，每天都想到中堂作一些聖事，跟老中娘講幾句話，全心投入。後學內心實在太感動！不知要說什麼好。

陶（補充）：劉點傳師在求道前後確實是判若兩人，之前常常到卡拉OK唱歌，求道後有如如此的轉變，確實是宿世以來很大的佛緣，也不相信自己可

以投入到道場裡，這麼專心道務，而且很樂意帶動年輕人及身邊的親戚朋友，這幾年來兩夫妻確實非常盡心盡力，先生是很盡心的一位壇主，舉例來說：在一個壇期，出入最少有四次，開車去載道親來開班，對道的奉獻表現在無形中，可說非常難得。

開車五百多公里 是家常便飯

記：根據了解，在國外，一個人才都是要能開車、下廚房、操持中堂的裡外、打理開班事宜、接送道親、到府成全、策劃活動，各方面都兼顧。

林：這是一貫道的特產哪！

記：真的是每一位人才都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！

陶：這都要強逼自己去歷練囉！別說自己做不來！「天下

人物特訪

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！」

林：做不來也要衝過去呀！

記：衝出去就對了！老師會在後面幫我們煽扇子！

陶：這是感受得到的，老師在身邊，扇子一直在搖動、推動我們，這是後學深深感受到，一直都是仙佛的慈悲。這幾年有機會到「瑾光堂」服務，協助林點傳師，後學在荷蘭的班期（星期六）剛好和法國班期（星期日）措開，兩國中堂距離五百多公里，開車較為方便（約七小時），每次都是自己一人成行，覺得不是能力範圍內的事，因為環境需要，原本做不來也是強逼自己，後來就如家常便飯一般習慣了！心裡想著：「一定要成功！」只有這個信心，自己推動自己，加上老師的扇子煽著。

林：坤道真是了不起！尤其是在外國！

記：接著，請陳嘉凌前賢談談您求道、修道的感受？

陳：後學此行來拜見張老前人，看見台灣道親都很發心，內心覺得很慚愧，因為在法國工作很忙碌，常會有藉口不去中堂，回去應該要更加發心修辦道。

小時候經常和媽媽經過一些小廟，總是會進去拜一拜，或許是善根深厚，在法國我們居住的地方就在「瑾光堂」附近，偶然機會經過一位前賢的引薦去拜訪了林點傳師，之後就求道了。不久，後學到中堂去，總是見到一位坤道前賢，一個人忙裡忙外、又上又下，總是有做不完的事，很辛苦。加上家中有人吃長素，又常常喜歡到廟裡拜拜，（林點傳師也慈悲過：我們要走進佛院，自身應該要清一點。）或許是這些因素影響，一九九四



參訪天德堂，與廖點傳師伉儷（中、左一）、劉點傳師（右二）合影。

年後學開始吃齋（三年報恩齋），再經陶點傳師慈悲，後學就吃長素了，也常到中堂幫忙。

後學起初也是好玩心很重，林點傳師慈悲希望後學不要半途而廢，陶點傳師說「有心人沒有什麼難」，不過後學就是後天心很重，許多家庭事務阻礙，對道場的心比較沒進步，內心很慚愧。

陶（補充）：嘉凌每個班期都有出現，對道場非常投注，幫忙許多。

記：請陶點傳師談談修辦道的因緣及感受？

陶：後學出生在香港，高中畢業後就到外國，一直在外國生活，一九九二年頭，在一個很好的因緣下遇到寶貴的大道，感覺上一求了道開始就已經很投入，原本身體不是很好，在中堂時就覺得很舒服，



參訪發一崇德佛院。

完全融入在道場上，最深刻的記憶就是，可以在早上燒香之後，一路做事到下午三點多，才想起自己完全沒吃東西，因為在外國不比在台灣，辦事人才比較少，穿起廚袍就開始煮羅漢齋，有人要求道了，轉個圈又要去掛號填表格，一下又「快快！上去辦事，去司禮！」辦完道又要開始講三寶，就是如此快樂地忙著。

荷蘭「穎光堂」蕭連娣點傳師就是後學的直屬點傳師，很慈悲，後學跟隨著她辦道。後學在中堂、在佛前，從來沒有求過什麼，甚至連求自己平安、身體健康的念頭都沒有，很喜歡逗留在中堂，完全忘卻俗事，心中並無「有所求」的心，深深感受到一直以來上天對後學很眷顧，在身邊、在背後一直在推動，引導我許多事情能夠迎刃而解，在很困難的

人物特訪

環境當中都能有很大的改變。在後來的幾年，因為年紀的問題感覺很疲倦，但越是覺得辛苦、越想放下的那一刻，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不能放下，深感仙佛在暗中助我們，要後學一定要努力，不可以放下，這給後學一個很大的信心。

林：不論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辦道務，一定要全身投入，稍微有一點私心，也是辦不好這個道場。

陶：有求是很難成功的，無求的心，在很多時候會讓人喜出望外，這點是肯定的。

真金不怕洪爐火 相信一定會成功

記：請陶點傳師談談歐洲及荷蘭開荒的情況？

陶：自從一九七八年慈正天君到歐洲開荒，在不斷努力之

下，一間間公堂就這樣開出去了，包括英國的道場也開了六間公堂，又到比利時（一間）、德國（一間）、法國（二間）等，這是目前在歐洲的情況。這些老前人輩們辛苦開荒種下種子，在人地生疏的地方，語言不通更加困難，如今開花結果，後輩的我們很感恩。

記：目前荷蘭道務發展情況？

陶：荷蘭共有五間公共中堂：平均分散在各大城市：海牙（珠光堂）、陸特丹、阿姆斯特丹、安特芬及乃美勤，分別有點傳師常駐。除了公堂之外，也有很多的家堂。開班視當地道親的時間方便為主作為壇期，道親們回來研究道理。語言方面因為香港人多，以廣東話為主。在兒童方面，分高、中、低年紀的中文班，還有荷蘭人道親所設立的荷蘭文班。

為了開闢更多渡人管道，另外開了一班華語（中文）班，訓練廣東話道親講華語，以便成全華語系道親。最近更進一步想訓練他們講荷蘭文（以熟悉道場用語、道義開釋為主），以便打入荷人世界，渡化眾生。

在歐洲每三個月就會開一次點傳師班，各國的點傳師聚集在荷蘭，互相交流道務，提出辦道的困難，互相提供方法解決，並分享各自的辦道經驗。

記：推動道務是否發生些許困難？

陶：近兩年來的荷蘭道場較不容易推動，旁門左道、萬教齊發，他們用各種方式來吸引很多好奇的人追求（免費教學；抓住人性貪小便宜的心理），不明箇中真相，一般人的心是很現實的，但是「真金不怕洪

「爐火」只要是真的，總有一天大家會明白，這並不是難題，最重要是要有信心，要有一班很明理的辦事員班底，大家互相鼓勵，共同研究，齊心去排除難題。

記：源於更長久的羅馬文化的歐洲，勢必有他的獨特性，可否談談兩國道務推動的特性？及對成全下一代的看法？

林：不同於美洲的是，歐洲人比較注重他們的文化，如享受主義、個人主義，幸好近來中國人的名氣比較響亮，他們開始喜歡中國文化：取中文名、穿有中文字的衣褲、學中文、學打坐（靜坐）。個性方面，法國人自覺高人一等，更有優越感（德國也是如此，美加人比較爽快），法國人會有隱藏的一面，不輕易表露出他的想法，要了解他們需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了解還是有限。

對於下一代的孩子，要了解道，主要還是要懂中文，才看得懂道書，無論對老子、孔子、佛禪等豐富的智慧語言，

智者的智慧，能涉獵及涵養，一般來講聽過或看過，也不太懂是怎麼一回事，若只是初淺聽聽，還以為不過是勸善而已，要能夠啟發自心的智慧與自性無量的潛能，還得經過適時適機的啟迪，況且在法國，外在環境的誘惑也實在太大了，心容易向外追求，要迴心向道，重新認識自我，也不容易，所謂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，畢竟得先屏除外在的事務，靜下心來反觀。道的前景也得靠自己開創，所以要努力的空間還很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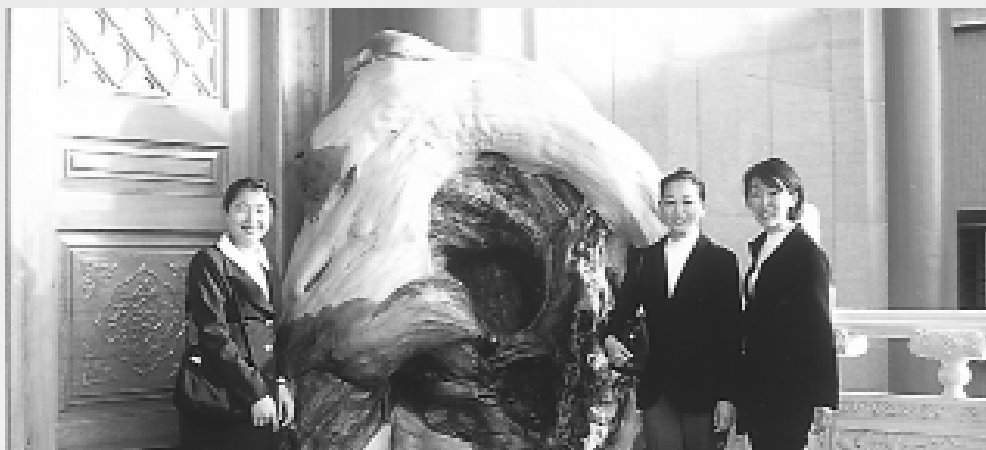
陶：法國生活像香港，很緊湊、很緊張，脾氣也不好，工作、經濟壓力大，其實人才很多、人也很聰明，如果能夠齊

心努力，相信道務一定做得更好。

荷蘭在渡人方面比法國容易一點點，後學旅居荷蘭多年，發現因為荷蘭人心地很好，容易相處，有一顆淳厚的心，受到這樣的薰陶，很快就求道、立愿。再方面荷蘭生活環境優渥、福利很好，比較容易接受、投入道務。上天慈悲！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人才具備。一九八一年第一間公堂開設以來，十幾年的光陰，培養一些辦事人才，道務也比較穩定成長。

記：點傳師及辦事人才對道務的發心和投入確實值得肯定，但是對家庭和現實環境會不會有影響？「聖凡兼修」並不容易，您是如何克服這些問題？
林：我們覺得大道很寶貴，很偉大，看看出家人，可以放下家庭、清修，一貫道也是如此。

人物特訪



參訪光慧文教館。

此，我們可以聖凡雙修，每一個人有自己的因緣，端看自己家庭環境的情形，和家人商量、安排好，一個人出外辦道（後學就是如此），或是留在家庭、兩邊跑，聖凡雙修（像陶點傳師，法國、荷蘭兩邊跑），如果你的愿力大，對自己要求高，可以全心全意投入，安排自己的環境，不要讓命運操縱。

記：要有很大的發心和愿力！陶：心性很重要，只要有很堅固的道心，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，什麼都可以安排、解決，將困難排除，只是時間的考驗而已，逆境總會衝過去。修道路上一定有魔考，考不考得過其實也只問自己，掌握在自己身。

自古忠孝兩難全，聖凡也兩難兼，問題是如何面對、挑戰自己，從一開始的魔考重

重，到現在身邊親人、朋友的支持，後學的婆婆到現在是最支持後學的，也是很發心，替後學打點很多事情，家庭的事也是全部靠她。後學心不改變，上天就會成全後學去辦道。

記：在國外開荒的前賢真是非常了不起！

林：比起老前人、前人輩，我們算什麼！千分之一、萬分之一也不如，我們是老師、老前人的分身，到國外各地幫辦道務，互相勉勵。

記：這對很多後學來說是很珍貴的經驗，勉勵大家對道要有信心，謝謝各位和我們分享這麼多的經驗，相信上天可以感受到我們真心誠意的為道在奉獻，自然而然會給我們一些幫助，能夠突破，感謝這個難得的機緣，感謝各位前賢接受我們的訪問。